

對論看板

江燦騰博士質疑陳玉蛟教授兩函

〔之一〕：對陳玉蛟先生答覆的四點反駁〕

看了陳玉蛟先生的回答，我雖大不以為然，但因不想再爭辯下去，所以底下僅就他回答，作四點簡單的反駁，以為交代：

一、有關陳玉蛟先生的各文中，所出現的種種瑕疵，如：命題的邏輯謬誤、論述證據的架空或不足、因果關係的過於脆弱、基本學識不足、斷章取義和誤解錯評等各種問題，因我和昭慧法師已分別撰寫長文反駁——我的文題是〈關於「後印順學」的批評問題——從陳玉蛟先生近期的兩篇評文談起〉，昭慧法師的文題是〈方法

學上的惡劣示範——評如石法師「大乘起源與開展之心理動力」，此兩文都以嚴肅正規的學術方式出現，並將於《弘誓》第五十三期上（十月中旬會出版）全文刊出。並且，藍吉富教授的論文〈台灣佛教思想史上的後印順時代〉，據我所知，也將在回應李志夫教授對如石論文的評論之後，接續撰出和公開發表。——讀者屆時將有機會來比較各家的觀點，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。所以此處我即不再詳說，以免重複。

二、我生平在中華佛研所只演講一次，是聖嚴法師的高徒果祥法師邀請的。所以陳玉蛟先生的說法，與事實不符。

三、我所質疑的雖是此文上篇，但就其文中所提「傳統中國佛教式微」的部分而言，我的質疑完全正確。但，陳先生為何對有關此一部分的質疑——如他論文提要一開始說：「近十年來，台灣的傳統中國佛教很明顯的式微了」。而我反問他：此中的「傳統中國佛教」語意何指？指信仰？或研究？並且，具體的統計分析何在？——他居然避開不提，所以他不是逃避問題，就是無能作答。

四、我並非印順的門徒，也非他的「人間佛教」的護持者，而只是一個獨立的研究者、同情者或批評者（請見我的〈告別傳統〉一文）。至於有關陳先生對印順學術的批評問題，我必須說：此事原是社會公

器，其批評的究竟有理無理，學界自有公斷，若陳先生有本事把印順的論點都駁倒了，我也只有佩服他的偉大，而不會有其他的意見。但，反過來說，若其不能做到如此，那又當別論了——我就是不服，所以才會出現先前的反駁之文（當然，別人同樣也可自由反駁我的言論，所以只要是學者就無免批評的特權）。

以上內容，敬請貴刊在下期，仍惠予刊登如何？

江燦騰 敬筆 2001-10-11

【附錄】

編者法師道鑒：在我先前與陳玉蛟先生的爭議中，仍有一點我還想補充表明的，即自認我的學術人格始終是獨立的，並且態

度上也是認真和堅定無比的，因此我江某敢自豪說自己絕不是只靠掛「印順牌」就出來到處混飯吃的學者。換言之，即我雖一向欽佩他的成就，但也絕不會無批評地盲從他的全部見解。所以特附錄此信，並請貴刊將其附在我先前所寄那篇反駁陳先生之文的後面，用昭公信為荷。

江燦騰拜上 2001-10-12

印公上人道鑒：

我雖一向景仰你生平為佛學的用心與過人成就，也清楚知道你生平淡薄名利、不計較毀譽，但近來臺灣教界有關「八敬法」的爭論問題，不論正反雙方，其立論根據竟然都取決於你老人家的看法，卻出

現了完全不同的解釋。

而其中，你在回「中國佛教會」的函中，有一句清楚的斷言：「八敬法是佛制。」因此使臺灣傳統佛教的比丘長老們欣喜無比，認為可以用來批駁昭慧比丘尼的「八敬法非佛制」的主張。

但，昭慧比丘尼不服，認為你的過去著作並非全然如此主張，並且臺灣學界的一些同道，也在重新考察你早期的相關著作後，認為你在回「中國佛教會」的答覆過於全面肯定，亦即等於已被解讀為，你現在是主張：世尊本人親自制定了八敬法。

於是，不少學界同道都認為你在臨老之際，居然隨意改變早年的佛學論斷，致

使不少原先景仰你的後輩學者，都既失望又茫然。……

甚至不少熟識的同道，開始轉而讚揚我說，我真是「先知」，因我早在許多年前已曾論斷你是「思想的巨人，行動的侏儒」。……

但，我聽了之後，既感啼笑皆非，也想再次親自了解究竟。亦即我仍想設法，先問清楚你本人的真意究竟如何？再決定是否要對你繼續展開嚴厲的批判。

並且，坦白說，之前，我為此事已猶豫再三，也曾在本年（2001）七月二十三日上午透過林蓉芝女士來電法雨精舍請教。

而據林女士事後轉告說：你是認為清德比丘尼的《印順導師的律學思想》第四

章關於「八敬法」的解釋，較符合你的原來看法。

可是，此論文原是我參予指導清德比丘尼撰寫的，所以我很清楚其內容與昭慧比丘尼的見解，其實完全一致。亦即，只有在「尊法」的部分，因各律一致，可論定是「佛制」。然而，「八敬法」本身則是屬於後期的新產物，所以各派的主張不一。而此一見解，又是來自你先前的睿智觀察和論斷，如何你現在會突然之間一轉而為清楚的斷言說：「八敬法是佛制。」卻又無法讓人知道你的此一新見解根據何在？

因此，我此次來信，想以臺灣佛教史家的立場親自向你確定以下幾點之後，再

決定我的後續工作要如何行動：

一、你是否打算放棄你原先的觀點，而無意作任何說明？

二、你現在關於「八敬法是佛制」的見解，是確指：全由世尊所制定的嗎？或其原意與你早年的見解仍然一致？

三、你的一生，是否能堅持所學所信到底？

四、你認為自己在行為上是開明派或保守派？

最後 敬祝

道體安康

白衣後學 江燦騰 拜上

2001-7-24

【之二】

編者法師道鑒：看了陳玉蛟先生的大文之後，我個人除了已寄上兩篇簡稿之外，再補上此一短文，敬請附在原先的文後，一併登出為荷。

在陳先生的大作（下篇）中赫然出現如下的一段說明和評論：

（前略）但是，若像《史念原始佛法》那樣，廣泛參考印老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二書，大肆抨擊大乘思想與中國佛教，強烈質疑「大乘法是否與聖諦相應？六波羅蜜是否就等於道品？」獨斷評定：千古以來的傳統中

國佛教，沒有正直的僧伽住持、教導，只是「隨著文化流俗的變遷來推動，隨著人心好惡的趨向來抉擇而已。……淨土如此、般若如此、禪宗如此、天臺如此、華嚴也是如此。」

(67)

然後他指責說：「這樣的阿含學習態度是否正確，的確令人懷疑。」——於是，我很好奇，特地找此書來看。但，我只花三分鐘就看完全書了（其實，此書大約只需看三十秒，就可丟在一邊了）。這本書的作者為曾銀湖先生（不過實際是用筆名希爾柏列克刊行），是一九九〇年之後，印了幾次，總共有數千本，屬非賣品，所以只是

用來送人結緣的一種極普通讀書筆記而已（其實全書共一九〇頁，內容只有簡單的描述和評論，並且是以一篇篇的人物思想小傳串起來的；文筆一般，並且其評論意見，有推崇原始佛教的立場傾向，但並不深刻，也不具學術性——我的判斷如此），所以書名叫《史念原始佛法》。

不過，作者在其書的封面上，已事先聲明兩點：其一、「誠懇地提示讀者，若非『預流向』，慎勿讀本書」。其二、「若因本書而生起任何煩惱，請讀者自行負責」。所以這是曾先生很光明磊落的正確做法，因其已事先「保護級」的對讀者預警，所以有任何副作用，便類似酒類廣告或限制級A片鎖碼頻道的作用一樣，其責

任與作者無關，而是如封面上所說的「請讀者自行負責」。可是，我們偉大作者陳玉蛟先生，自己原是藏密背景，與其書的路數差異極大，卻無視人家作者曾先生已公開預警的那些話，居然拿起其書就大讀特讀起來，然後才一路唉唉叫，好像被誰騙

了他似的。接著，更荒唐的是：他不去找曾銀湖先生去理論？反而指著印老的鼻子大肆怪罪！這難道不是天下奇談嗎？

江燦騰 鞠躬

2001.11.1

淨心文教基金會聲明啟事 更正如石法師所述不實傳聞

貴刊第六十七期（九十年九月）刊登如石法師〈敬答江燦騰博士〉一文，因其中部份內容涉及本會印經業務，所述內容與事實嚴重不符，為正視聽，特藉 貴刊作如下之聲明：

一、如石法師於文中云：其大作〈大乘起源與開展的心理動力——永恆懷念是大乘起源與開展的原動力嗎〉，由於本會前執行長楊圳益建議：「為了不讓別人誤會你是刻意在反對印老，最好能先給昭慧或性廣法師過目，看看是否能由她們出版，成為印老著作的相關參考讀物。」楊將大作寄交性廣法師參考，一個月後，如石法師電詢事情進行情況，楊圳益云：「性廣法師的態度相當保留。」由於遭受拒絕